



**DHSFS**

*Journal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DHSFS, Vol. 1, No. 1, 2026, pp. 128-136.**

**Print ISSN: 3105-1278; Online ISSN: 3105-128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dhsfs.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DHSFS.26.1.11>**



## 《弗兰肯斯坦》中的科技恐惧与科技敌托邦

徐 缘 (Xu Yuan)

**摘要:** 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是科幻文学的开山之作，不仅率先叩问了科技发展的伦理边界，而且以惊人的想象力勾勒出科技敌托邦图景。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所呈现的科技恐惧和敌托邦想象，与新卢德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不谋而合。K·塞尔和斯蒂芬·塔尔博特等新卢德主义者也担忧科技发展会破坏自然秩序，损害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部小说通过对科技恐惧与科技敌托邦的深度探讨，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中人们对科技失控的深切忧虑，更以超越时代的预见性向读者发出警示：违背伦理的科技发展终将引发危机。

**关键词:** 《弗兰肯斯坦》；玛丽·雪莱；科技恐惧；科技敌托邦；新卢德主义

**作者简介:** 徐缘，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幻文学。电邮：[xuyuandevin@126.com](mailto:xuyuandevin@126.com)。

**Title:** Technophobia and Techno-dystopia in *Frankenstein*

**Abstract:** Mary Shelley's novel *Frankenstein* is a pioneering work of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It not only takes the lead in questioning the ethical boundarie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but also presents a techno-dystopian world with powerful imagination. Notably, the technophobia and techno-dystopia depicted in the novel echo the technological criticism of Neo-Luddism. Some Neo-Luddites, like Kirkpatrick Sale and Stephen L. Talbott, are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detrimental impacts of scientific technology on nature and humanity's relationship with it. This novel, through exploring the theme of technophobia and

Received: 19 Jan 2026 / Revised: 25 Feb 2026 / Accepted: 10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Apr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May 2026.

techno-dystopia, reflects the concerns and fears of the author's contemporaneous culture. With foresight that transcends its time, *Frankenstein* also offers readers a stern warning that the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eth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y result in disasters for human beings.

**Keywords:** *Frankenstein*; Mary Shelley; technophobia; techno-dystopia; Neo-Luddism

**Author Biography:** Xu Yuan,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E-mail: xuyuandevin@126.com.

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 (Mary Shelley, 1797-1851) 创作了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 (*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1818, 以下简称《弗兰肯斯坦》), 因而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英国科幻小说的教父”布赖恩·奥尔迪斯 (Brian Aldiss) 在其经典论著《十亿年的狂欢：科幻小说史》 (*Billion Year Spree: The Tru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1973) 中指出, 《弗兰肯斯坦》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这一观点得到了科幻文学巨匠艾萨克·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等著名作家的认同, 反映了《弗兰肯斯坦》在科幻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为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 《弗兰肯斯坦》呈现了科技恐惧和科技敌托邦的主题。在小说中, 年轻的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违反自然法则, 借助科技手段创造出人工生命, 因此担心其造人之举会引发伦理问题。弗兰肯斯坦想要用科技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导致他与自然之间的疏离, 招致了自然的报复。小说通过展现科技敌托邦的图景, 表达了雪莱对科技进步可能会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忧虑。由此可见, 《弗兰肯斯坦》表达了科幻小说的永恒主题——科技恐惧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冲突。这部小说对科幻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的许多科幻作品, 例如《银翼杀手》 (*Blade Runner*, 1982)、《机械姬》 (*Ex Machina*, 2014), 都折射出“弗兰肯斯坦情结” (Frankenstein Complex), 它指的是人们对人工制造物可能会背叛人类的担忧。2018年恰逢《弗兰肯斯坦》问世200周年, 当年的全球纪念活动不仅彰显了该小说在经典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而且凸显了它广泛而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国外学者对《弗兰肯斯坦》的研究多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哥特式风格、伦理批评等角度展开, 而国内对该小说的研究视角主要包括生态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叙事策略、伦理批评和生态批评。至于对小说中科技恐惧和科技敌托邦的既有研究, 其视角主要为伦理批评和生态批评。例如, 《〈弗兰肯斯坦〉、生物伦理学 and 技术的不可逆性》 (*Frankenstein, Bioethics, and Technological Irreversibility*) 一文指出, “由于技术干预的不可预测性, 干预自然的后果[……]很可能是不可逆转的” (Denson, 2018, p. 67), 从生物伦理学的视角揭示了技术干预的潜在风险。此外, 范馨悦 (2015) 强调, 人类应倡导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从而达到科技与自然的和谐, 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统一。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将从新卢德主义 (Neo-Luddism) 的视角, 进一步阐释小说所描写的科技恐惧与科技敌托邦, 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经典之作。

新卢德主义哲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 它批判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 表现出技术恐惧倾向与人文主义关怀。“新卢德主义”中的“新”字表明这一现代技术哲学与19世纪英国的卢德运动之间存在“系谱上的”关联 (Frobish, 2002, p. 208)。1811年11月, 纺织工人在给雇主的恐吓信中使用了“奈德·卢德” (Ned Ludd) 的签名, “卢德分子” (Luddites) 便由此得名。后来, 卢德分子逐渐被“神话化”, 并催生了“一个现代现象, 即新卢德主义哲学” (Jones, 2006, p. 20)。这一哲

学自上世纪 90 年代兴起后，便引发了人们对科技应用的深度思考。

新卢德主义者对卢德分子行为的历史合理性进行了辩护，并阐明了新卢德主义兴起的合理性。20 世纪下半叶，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引领的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对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人们的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正是新卢德主义哲学产生的直接原因。1990 年 3 月，心理学家 C·格兰蒂宁（Chellis Glendinning）发表了《新卢德宣言》（“Notes toward a Neo-Luddite Manifesto”），正式确立了“新卢德”这一名称。除格兰蒂宁（1947-）之外，新卢德主义的代表人物还包括杰瑞·曼德尔（Jerry Mander, 1936-）、K·塞尔（Kirkpatrick Sale, 1937-）、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 1944-）、斯蒂芬·塔尔博特（Stephen L. Talbott, 1949-）等。正如托德·弗罗比舍（Todd S. Frobish）所述，“新卢德主义者们以一种温和但批判的方式审视科技对社会的影响。”（2002, p. 210）他们并非盲目地排斥科技，而是审慎地剖析科技的巨大影响。此外，陈红兵教授指出，“敌托邦图景是他们技术批判的动力。”（2008, p. 155）新卢德主义者们所描绘的科技敌托邦式的未来，体现出他们对科技发展的深切忧虑。

总体而言，新卢德主义者们对科技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科技导致人与自然的疏离；（2）科技被用来达成特定的政治目的；（3）科技（科技产物，尤其是机器）可能会失控；（4）科技应用会对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其中，“科技导致人与自然疏离”这一核心论点与《弗兰肯斯坦》所传达的思想相契合：该小说通过描写弗兰肯斯坦借助科技手段创造人工生命的故事，揭示了科技滥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因此，下文将着重阐释新卢德主义者关于科技会损害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

作为新卢德主义的代表人物，塞尔在其代表作《反抗未来》（*Rebels against the Future*, 1995）中阐释了技术进步如何引发人与自然的疏离。他指出，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生活与“自然系统”的联系不断减少，而与“人工制成物、工业模式和程序、甚至是人造激素、基因、细胞和生命形式”的联系却逐渐增多（1995, p. 212）。更为糟糕的是，科技甚至使人与自然对立，破坏两者原本的和谐关系。正如塞尔所言，“它[科技]倾向于使人类与自然疏离，甚至使他们[人类]与它[自然]对立，而它[科技]越是强大，人与自然就越疏远，两者的对立就愈明显。”（1995, p. 266）塞尔的论述体现出“科技发展—人与自然疏离—人与自然对立”的逻辑链条，这与《弗兰肯斯坦》的叙事脉络不谋而合：小说中的科学家弗兰肯斯坦沉迷于科学研究，将自然视为可被征服的客体，与自然逐渐疏离。他以尸体为材料，借助科技手段创造出生命，其行为违背了自然法则，最终招致自然的报复。

综上所述，新卢德主义以科技批判为核心，科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是其重要批判维度；而《弗兰肯斯坦》则以文学叙事的形式，展现了科技滥用导致人与自然疏离和对立的悲剧。鉴于新卢德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与《弗兰肯斯坦》的文本内涵相呼应，本文将从新卢德主义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弗兰肯斯坦》中人们对科技会导致人与自然疏离的恐惧，并剖析小说所描绘的科技敌托邦的特征。

### 一、现代普罗米修斯对伦理问题的忧思

在小说中，主人公弗兰肯斯坦对其创造生命所引发的伦理问题深感忧虑。小说的副标题——“现代普罗米修斯”（the Modern Prometheus）正是指他。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用无生命的泥土，依据神的模样创造出人类；而在雪莱的小说中，借助科技造人的弗兰肯斯坦则被视作现代版的普罗米修斯。他的造人之举违反了自然法则，触犯了科技伦理的底线。此外，在小说的背景下，创造生命被视为上帝的神圣职责，因此弗兰肯斯坦的造人行为不被社会所接受。这位年轻的科学家深知自己的行

为逾越了常规，担心其非法的创造会引发一系列的生命伦理问题。在雪莱所构建的文学世界中，科学家挑战自然法则，进行不道德的实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小说通过描写科技恐惧和科技敌托邦，深化了读者对科技创新、生命伦理等问题的认识，告诫人们必须更加关注科技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并审慎思考科技发展的边界。

弗兰肯斯坦深入探索隐秘的自然法则，开发出一种惊世骇俗的技术——用尸体碎片创造生命。弗兰肯斯坦是一名钻研自然哲学的学生，渴望破译“大自然的奥秘”<sup>①</sup>（66）。他对人体构造和“生命本质”（41）的强烈探索欲促使他日夜待在墓室和停尸间，研究尸体自然腐化的原因与过程。他秘密地从停尸间收集死者的骨头，甚至“用不敬的手指扰动人体结构的惊人秘密”（43）。尽管他在褻渎尸体时感到恐惧不安，一股近乎偏执的冲动却驱使他继续行动。弗兰肯斯坦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煞费苦心地用尸体碎片拼凑出一个生物的形态。

科学家通过对炼金术的研究和反复的科学实验，最终掌握了一项神秘技术，它能够赋予无生命的物质以生命。小说虽未具体描写该技术的细节，但暗示了它可能与流电（galvanic electricity）有关。弗兰肯斯坦在十五岁时曾目睹美丽的橡树被闪电摧毁，化为焦枯的残干。闪电释放出的强大力量让他深受震撼，也令他研究自然哲学的同伴兴奋不已。随后，同伴向弗兰肯斯坦解释了“电学和流电学的理论”（the theory of electricity and galvanism），令后者既新奇又惊叹。在历史上，18世纪晚期的活力论（vitalism），即流电学（galvanism）的前身，认为生物体是自然带电的。“流电学可以被定义为一系列电现象，其中电在没有摩擦的情况下产生，并且在一些身体之间发生化学作用。”（Bostock, 1818, p. 2）流电令雪莱非常着迷，也为她构思《弗兰肯斯坦》的情节提供了灵感。在1831年版《弗兰肯斯坦》的序言中，雪莱提及了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和她丈夫关于生命本质以及能否用流电复活死者的讨论——“也许尸体会复活；流电为这些事情提供了迹象：或许一个生物的组成部分可以被制造出来，再组合到一起，并赋予它生命的温暖。”（1831, p. 4）这段充满想象力的对话激发了雪莱对流电和生命本质的进一步思考。

在小说中，弗兰肯斯坦将其造物称为“好奇心和非法创造的产物”（63），这揭示出他造人行为的非法性。由于实验过程践踏了生命的神圣性，触犯了生命伦理学的原则，弗兰肯斯坦极度害怕他人发现他的实验，所以选择在房子顶楼的独立房间中进行“不洁的创造”（43）。但是，隐秘的实验环境并未消除他内心的恐惧与不安。弗兰肯斯坦以尸体为材料，借助技术手段精心造出的生物呈现出令人惊骇的丑陋模样。这怪物身材高大，约是普通人的1.5倍高。正如J·M·考德威尔（J. M. Caldwell）的警示，“违背伦理的科学会造出怪物”（2007, p. 126）。从科技伦理的角度来看，科学活动应当遵循自然规律。然而，弗兰肯斯坦用非正统的实验创造出新的物种，这无疑是对自然规律的践踏，违背了科技伦理的基本原则。因此，这位现代普罗米修斯对生命伦理问题深感担忧。

弗兰肯斯坦的造人之举不仅突破了道德伦理的界限，还被视为对上帝权力的篡夺。在小说所构建的情境中，人们认为生命的创造是上帝独有的权力。而弗兰肯斯坦用科技手段创造生命，越过了众人心中那道不可逾越的“红线”。民众认为，这种非自然且不道德的造人方式非常危险，极有可能招致上帝的惩罚，引发难以预料的灾难。弗兰肯斯坦也意识到他的科技创造无法被社会所接受，会引发一系列生命伦理问题，将面临社会的道德审判。在论及科技创新中的伦理问题时，新卢德主义者温纳指出了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发展的潜在影响，并提出了减少其不利影响的方法：“我们应回归对科技的

<sup>①</sup> Shelley, Mary (1999). *Frankenstein*. Wordsworth Editions. 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最初理解，把它作为一种手段，与我们所能获得的其他所有手段一样。我们只有充分了解了什么才是恰当的，才能去运用它。”（1978，p. 327）在他看来，在科技应用的过程中，理解并坚守生命伦理学的原则至关重要。

雪莱对生命伦理问题的探讨并不局限于文学层面，她还希望通过文学创作提升人们对科技理性的认知。“生命伦理讨论的主题往往接近于推想或科幻小说的范畴。”（Chan, 2009, p. 398）科幻小说在探索生命伦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它通过建构伦理情境，引导读者反思科技活动中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进而领悟伦理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性。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先进的生殖、救生和延寿技术在生物学领域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技术干预的合理性的质疑，使人们不断提出关于生命伦理的新问题。雪莱的科幻作品在后世关于科技与伦理的讨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两个世纪以来，《弗兰肯斯坦》一直是古代与现代之间的重要纽带，反映了人们对科学、社会、技术等当代问题的持续探讨，而古代的材料将在未来引发更多的讨论。”（Weiner et al., 2018, p. 14）这部小说所蕴含的丰富伦理思想使其成为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也为后世应对新兴科技带来的伦理挑战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 二、弗兰肯斯坦对人与自然疏离的忧虑

弗兰肯斯坦不仅担忧其非法创造可能引发伦理问题，更敏锐地意识到，以科技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终将导致他与自然的疏离。小说通过展现他从亲近自然到疏远自然的转变，揭示了科技介入如何逐步侵蚀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过度专注科学实验，弗兰肯斯坦远离了外部的自然世界。在日复一日的研究中，他慢慢丧失了感知自然之美的能力，也无法再从自然中获得心灵慰藉与精神力量，这样的变化让他倍感忧虑。此外，弗兰肯斯坦利用科技创造生命之举违反了自然法则，破坏了他与自然之间原有的和谐。小说所传达的思想与塞尔、塔尔博特等新卢德主义者的观点不谋而合。新卢德主义者指出，人们对自然知识的渴望一旦异化为对自然的操控欲和支配欲，便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与自然逐渐疏离。在《弗兰肯斯坦》中，科学家正是在这种野心的驱使下，试图掌控自然，最终造成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由此可见，由滥用科技所引发的人与自然的疏离是该小说所描绘的科技敌托邦的重要特征。

投身科研之后，弗兰肯斯坦逐渐脱离了外部的自然世界。在年幼时期，他曾与大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结。记忆中的“湛蓝湖泊和滔滔隆河”（140）不仅塑造了他的审美感知，更构成其精神世界的重要维度。然而，进入因戈尔施塔特大学后，弗兰肯斯坦钻研自然哲学，学习了化学、物理、生物学等现代科学。他痴迷于创造人工生命，在顶楼的房间建立实验室，“把自己孤立了起来，不仅远离社会，也远离自然”（Wohlpart, 1998, p. 266）。这位曾经热爱自然的青年，在科学实验的漩涡中越陷越深，逐渐与外部的自然世界切断了联系。当他全身心投入研究时，时光悄然而逝——“那年夏天格外美丽，田野从不曾如此丰收，葡萄藤也从未如此结实累累。”（44）鲜花和新叶曾让弗兰肯斯坦“无比喜悦”（44），可沉浸在科研中的他却忽略了周围的美景，对自然世界的感知力日渐钝化。这种对自然之美的漠视，反映出他与自然的疏离状态。

小说揭示出技术介入如何一步步侵蚀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弗兰肯斯坦的生活与“自然系统”的联系不断弱化，而与“人造[……]生命形式”的联系却渐渐增多（Sale, 1995, p. 212）。塞尔在《反抗未来》中深刻剖析了这一现象：“它[技术]倾向于使人类与自然疏离。”（1995, p. 266）在他看来，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生活与“自然系统”的联系不断减少，而与“人工制成物、工业模

式和程序、甚至是人造激素、基因、细胞和生命形式”（1995，p. 212）的联系却逐渐增多。在雪莱笔下，疯狂科学家的生活便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弗兰肯斯坦的生活与人造生命的联系愈来愈多，而与大自然的联结却逐渐减少。他与自然的疏离，不仅仅是物理距离上的疏远，更体现在他对自然的感知力的丧失。尹静媛认为，人本质上是自然的创造物，因为“自然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生存的条件，更如良师诤友一般净化着人们的灵魂”（2009，p. 82）。但是，《弗兰肯斯坦》中的科学家却因过度沉迷科学实验，与自然渐行渐远，以至于无法再从自然中获得慰藉与力量。

此外，弗兰肯斯坦对自然的征服欲进一步破坏了他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最初，他对自然法则的探索源于好奇心和求知欲。正如他回忆道：“好奇、认真地探究自然界隐而不显的法则，在答案显露时欣喜若狂，这些都是我记忆中最早的感受。”（30）然而，这种对自然知识的好奇心逐渐发生了扭曲：弗兰肯斯坦不再将自然视为壮美的广袤天地，而是将其简化为信息库。塔尔博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对自然的求知欲会转变为对自然的操纵欲和控制欲，从而导致他们与自然的疏离。新知识的获得“使人的主体性大大增强的同时，也加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尹静媛，2009，p. 81）。小说里，弗兰肯斯坦并不满足于了解自然法则，而是试图用科技手段征服自然，以非自然的方式创造新生命——他“将创造生命由神秘的未知之力变为实验性的可知操作、由‘自然’的孕育生产变为‘非自然’的拼接激活”（王一平，2026，p. 36）。这种对自然法则的僭越，打破了他与自然原有的亲密与和谐。

更为严重的是，弗兰肯斯坦所开发的造人技术，不仅使他与自然疏离，更将其推向与自然对立的深渊，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正如塞尔所言，“它[科技]倾向于[……]使他们[人类]与它[自然]对立，而它[科技]越是强大，人与自然就越疏远，两者的对立就愈明显。”（Sale，1995，p. 266）尽管弗兰肯斯坦看似洞悉了自然的奥秘，凭借科技手段创造出人工生命，但却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壮丽的自然曾给予他心灵的慰藉，如今在他眼中却与监狱并无区别——“我[他]常感到麻木，监牢和大自然最脱俗的景致对我[他]而言并无分别，只有强烈的痛苦或绝望偶尔会打断那样的状态。”（140）究其根源，正是妄图掌控自然的野心让他在研究造人技术的道路上迷失了自我。这位科学家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感到忧虑，而无法再从自然中获得安慰与力量，更加剧了他的绝望。由此可见，科技滥用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疏离与对立，正是《弗兰肯斯坦》所构建的科技敌托邦的显著特征。这样的敌托邦图景警示读者，人类应与自然和谐共处，在探索科技的道路上切不可忘却对自然应有的尊重与敬畏。唯有在敬畏中前行，才能让科技创新真正成为造福人类的力量。

### 三、科学家和探险家对自然报复的恐惧

在《弗兰肯斯坦》中，疯狂的科学家和野心勃勃的探险家（罗伯特·华顿）展现出人类面对自然时的认知局限，两人都惧怕大自然的报复。弗兰肯斯坦担忧其非法创造的生物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而华顿起初被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所驱动，想要征服未知的极地世界。但在探索北极的过程中，他被自然的强大力量所震撼，因而担心自然的报复。小说描绘的世界具有科技敌托邦的特征：若人们妄图用先进的技术征服自然，可能会引发难以估量的灾难，甚至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因此，《弗兰肯斯坦》不仅反映了雪莱对人类漠视自然力量的批判，也传达了她对科技发展的见解：人类应在尊重自然及其规律的前提下谨慎运用科技。

小说中，科学家忧惧其非法创造物会危及人类同胞的生命。起初，野心勃勃的弗兰肯斯坦渴望“开辟新的道路，探索未知的力量，将万物最深奥的秘密展现给世人”（38）。在实验之初，他自认为拥

有神一般的力量，致力于创造新的物种。然而，令弗兰肯斯坦感到惊惧的是，他亲手创造的生物竟失去了控制，残忍地杀死了他的弟弟威廉。在悲伤和内疚的折磨下，弗兰肯斯坦隐约预料到即将到来的苦难，认为自己“注定将成为世上最不幸的人”（59）。他担忧以非自然的方式造出的生物会引发巨大的灾难，这反映出他原先的乌托邦式愿景变成了敌托邦式恐惧。随后，弗兰肯斯坦被悔恨和恐惧的浪潮淹没，因其造出的“恶魔”（71）杀害了很多无辜的生命——包括弗兰肯斯坦的至亲好友以及新婚妻子伊丽莎白。通过描写这位科学家的悲惨遭遇，小说想要传达的信息是，妄想掌控自然的科学家必将为他们的傲慢与无知付出惨痛的代价。

违反伦理道德的科学实验不仅造出了怪物，还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潜在威胁。人造人的复仇很可能只是大自然报复的开始。“从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到威尔斯的莫罗博士，这些实验科学家都是浮士德原型的化身，是不顾上帝或自然报复的暗示，执意追求被禁止的知识的不法分子。”（Parrinder, 2015, p. 9）在《弗兰肯斯坦》中，人造人恳求弗兰肯斯坦为他创造一位女性伴侣。但弗兰肯斯坦担心，如果这两个人造人能够繁殖后代，后果将不堪设想。“一个恶魔的种族将在地球上繁衍，他们可能会使人类的生存处于危险和充满恐惧的状态。”（127）在谢恩·登森（Shane Denson）看来，“由于技术干预的不可预测性，干预自然的后果[……]很可能是不可逆转的。”（2018, p. 67）因此，在进行技术干预时，“我们不应仅考虑人类自身的使用需求，还应考量其对其他生物、自然系统和环境所产生的影响”（Glendinning, 1990, p. 54），以减少科技应用带来的潜在危险。

华顿与弗兰肯斯坦如出一辙，同样被自身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所驱使。在华顿的乌托邦式想象中，通过见识“人类不曾涉足的世界”并踏上“人际未至之地”——北极，他可以满足自己“强烈的好奇心”（13）。对于这位充满激情的探险家来说，极点意味着磁学领域可能的重大发现。他坚信自己能够借助先进的海洋技术征服自然，揭示经线的起源以及影响指南针转向的磁力来源。自负的领航员将自然视为可征服的对象，认为凭借科技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这些资源”（Sale, 1995, p. 212）。虽然他的姐姐对其远航有着不详的预感，但他仍执意带领船队前往北极。华顿所雇佣的水手们也充满冒险精神，“拥有大无畏的勇气”（16）。

在历史上，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征服自然的观念逐渐成了主流思想。“文艺复兴的爆发以及科学革命的浪潮是将哥伦布和其他伟大的航海家送出世界边缘的强烈推动力。”（Talbot, 1995, p. 251）这样的历史进程催生了一种危险的认知倾向：将挑战乃至超越自然法则视为人类卓越性的证明。雪莱对人们妄想以科技征服自然的傲慢持批判态度，她在《弗兰肯斯坦》中所传达的思想与新卢德主义者们对科技的反思产生了共鸣：塞尔同样反对人类用先进的科技征服自然，并批判了机械自然观。在机械自然观的认知框架下，自然是“惰性和无生命的”，“岩石和山脉，风和河流——以及其他没有人类意识的物种，天生就是劣等的”（Sale, 1995, p. 212）。这样的观念消解了自然的神圣性，将其降格为有待开发的客体，致使人们滥用科技掠夺自然。

在《弗兰肯斯坦》的北极叙事中，自然以原始的方式展现了强大的力量，震慑了探险家及其水手们。华顿在航行过程中遇到了因寒冷而极度虚弱的弗兰肯斯坦，后者正驾驭着狗拉的雪橇，在冰原上追逐着怪物。不幸的是，当弗兰肯斯坦距离怪物不到一英里时，他雪橇下的冰层突然裂开。这位科学家从追逐者变为漂在浮冰上的濒死者，其境遇的变化体现了自然的不可预测性。严寒的气候也体现了自然的威力——在这片冰原上，人完全受制于大自然的摆布。这恶劣的环境也对华顿及其船员们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尽管华顿在探险之初取得了些许成功，但很快就因无法通过冰山而陷入困境。在 9

月 2 日写给他姐姐的信中，华顿表示，他的船和船员都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他们被冰山围绕，无处可逃，而且冰山随时都可能压毁船只。船只——船舶技术的结晶，在严酷的北极暴露了其脆弱性。在这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这位北极探险家为船员们的不幸而自责，并担心他们可能因自己的“疯狂计划”（162）而丧命。华顿将此次北极探险定义为“疯狂计划”，体现了他在见识自然威力后的认知转变。

《弗兰肯斯坦》所构建的世界体现出科技敌托邦的特征：一些人妄图凭借先进的科技征服自然，却引发了他们的生存危机。探险家华顿的感慨——“如同笼罩航路上雄伟船只并将其击沉的暴风雨般骇人”（25），反映出他已意识到自然的威力以及自身的野心所带来的危险。因此，当水手们请求他调转船头，以便在浮冰散去后能够安全返航时，华顿最终选择了妥协。探险家亲身感受到极地环境对探险队的压制性力量，领悟到普罗米修斯式事业所固有的危险。小说通过生动展现大自然的威力，告诫读者：若将启迪人类灵魂的自然仅视作资源，妄图控制和支配它，自然终将让人类付出代价。正如塞尔所言，人们应当“保持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与和谐”（1995, p. 277）。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与自然保持和谐平衡的关系，从科技发展中真正受益。

### 结语

科幻作品《弗兰肯斯坦》描写了人们的科技恐惧，展现了科技敌托邦式图景。小说中的科技恐惧主要体现在人们对滥用科技导致人与自然疏离的恐惧。弗兰肯斯坦被视为现代版的“普罗米修斯”，其忧虑具有多重维度：他不仅担忧自己的非法造物会引发生命伦理问题，而且担心其造人之举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此外，小说中的科学家和探险家都惧怕他们试图用科技征服自然的行为会招致自然的报复。雪莱笔下的虚构世界呈现出科技敌托邦的特征：人们对神秘自然知识的渴望异化为统治自然的野心。在这种野心的驱使下，人们滥用科技，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最终导致自然的报复，对人类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弗兰肯斯坦》通过描绘科技敌托邦，反映了作者对科技可能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切忧虑，并警示人们尊重和敬畏自然，谨慎考量新兴科技的应用。

此外，《弗兰肯斯坦》中的科技恐惧思想反映了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人们的忧惧心理。在历史上，随着科技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很多人“对他们所看到的人与自然之间致命的隔阂感到惊骇，这种情绪在 18 世纪下半叶变得普遍”（Eichner, 1982, p. 11）。浪漫主义者认为，工业革命后的科技发展是造成人与自然疏离和对立的主要原因。许多浪漫主义作家对此忧心忡忡。作为其中的一员，雪莱反思了物化自然所引发的后果，并通过《弗兰肯斯坦》传达了当时人们对科技发展的忧虑：像弗兰肯斯坦这样的疯狂科学家，痴迷于探索隐秘的自然知识，很可能会轻视科学实验的潜在危险。“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表达了社会对盲目追求知识而不考虑其后果的担忧。”（Ziolkowski, 1981, p. 40）该小说通过文学想象构建出伦理反思的空间，引导读者思考如何平衡科学研究的严谨性和创新性，并反思科技伦理的重要性。《弗兰肯斯坦》警示人们：真正的科技进步不仅是技术能力的突破，更离不开伦理智慧的支撑。因此，这部经典之作体现了雪莱的人文关怀以及她对科技理性的深刻思考。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 世纪英语文学纪事与研究”（项目编号：23&ZD30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Xu Yuan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6-4761-3922>**References**

- Bostock, J. (1818). *An Account of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Galvanism*. Printed for Baldwin, Cradock, and Joy.
- Caldwell, J. M. (2007). "On Sympathy and Similitude." In Harold Bloom (Ed.), *Bloom's Guides: 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 Infobase Publishing: 126-132.
- Chan, S. (2009). "More Than Cautionary Tales: The Role of Fiction in Bioethics."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07): 398-399.  
DOI: <https://doi.org/10.1136/jme.2009.031252>
- 陈红兵 (2008) : 《新卢德主义评析》。东北大学出版社。  
[Chen Hongbing (2008). *Analyses on Neo-Ludditis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Denson, S. (2018). "Frankenstein, Bioethics, and Technological Irreversibility." In Charles Tandy (Ed.), *Death and Anti-Death, Vol. 16: Two Hundred Years After Frankenstein*, Ria University Press: 59-107.
- Eichner, H. (1982).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and the Genesis of Romanticism." *PMLA* (01): 8-30. DOI: <https://doi.org/10.2307/462237>
- Frobish, T. S. (2002). "Neo-Luddites and Their Rhetorical Paradox." *Peace Review: A Journal of Social Justice* (02): 207-215.  
DOI: <https://doi.org/10.1080/10402650220140247>
- Glendinning, C. (1990). "Notes towards a Neo-Luddite Manifesto." *Utne Reader* (01): 50-55.
- Jones, S. E. (2006). *Against Technology: From the Luddites to Neo-Luddism*. Routledge.
- Parrinder, P. (2015). *Utopia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From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to Brave New World and Beyond*. Palgrave Macmillan.
- Sale, K. (1995). *Rebels against the Future: The Luddites and Their War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 Shelley, M. (1831). *Frankenstein*. Barnes & Noble Books.
- . (1999). *Frankenstein*. Wordsworth Editions.
- Talbott, S. L. (1995). *The Future Does Not Compute: Transcending the Machines in Our Midst*. O'Reilly & Associates, Inc.
- 王一平 (2026) : “从玛丽·雪莱科幻小说的科学书写看科幻文类的诞生”, 《中国比较文学》 (01) : 30-42+67。  
[Wang Yiping (2026). "The Birth of Science Fiction Genre from Scientific Writing in Mary Shelley's Science Fiction Novel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01): 30-42+67. DOI: <https://doi.org/10.16234/j.cnki.cn31-1694/i.2026.01.018> ]
- Weiner, J., B. E. Stevens, B. M. Rogers (Eds.) (2018). *Frankenstein and Its Classics: The Modern Prometheus from Antiquity to Science Fiction*. Bloomsbury Academic.
- Winner, L. (1978). *Autonomous Technology: Technics-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 MIT Press.
- Wohlpart, A. J. (1998). "A Tradition of Male Poetics: 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 as an Allegory of Art." *The Midwest Quarterly* (03): 265-279.
- 尹静媛 (2009) : “浅析《弗兰肯斯坦》中的生态伦理观”,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01) : 81-83。  
[Yin Jingyuan (2009). "Ecological Ethics in *Frankenstein*." *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01): 81-83. DOI: <https://doi.org/10.16362/j.cnki.cn61-1457/h.2009.01.010> ]
- Ziolkowski, T. (1981). "Science, *Frankenstein*, and Myth." *Sewanee Review* (01): 34-56. DOI: <https://doi.org/10.2307/27543797>